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第五篇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揚齋素

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

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
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
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
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刺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
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已聞名爲奇論以禁
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
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
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偷盜者
變作狐狸豺狼鷹鷂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

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
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
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迴
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
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真傳可信實理可倚
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
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
覩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况又遠
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真其圖

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壞雖禰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迴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絕無能記焉并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其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某家子述某家事以徵其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百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邦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并忘已之姓名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譖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

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
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
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
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
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
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迴
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
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
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
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
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
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
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
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
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
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
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
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

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
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
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旣異
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
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
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
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
驗其特有覺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
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
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狗佛者有謬未嘗
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竒俊與禽獸不同則
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卓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
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旣知人之體態
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
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
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
自己之身鳥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
况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

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淫行曾效其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已秉彘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已流恣詎不大快如暴雷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汚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卽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迴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卽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

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鞭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詈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迴以銷變之字內豈能容此多思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

易克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克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克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碍也豈用因是而爲輪迴妄論哉中士曰輪迴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殺人不可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心忍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減其惡之盍乎夫吾旣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弄著無殺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輒煖之物以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

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竒器
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
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芻豢而付之美味
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
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
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
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
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
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
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
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
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
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
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
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心全在於地惟泥
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

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况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不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鱗多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驟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况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
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
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
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忤如不置
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
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
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
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
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
身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
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
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
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
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
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
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
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
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
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
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
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
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
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
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
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
已而姑養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
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
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
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
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
食極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
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
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
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
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音器
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
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芻豢而付之美味
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
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
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
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違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
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
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
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
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
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
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
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
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心全在於地惟泥
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蕪

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况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不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鱗多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
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
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
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驟
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
在一時者又遠矣况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
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
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
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
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
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
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
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
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
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
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册犯之者必得罪于
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
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
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
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
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
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
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
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
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
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
乃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
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誥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
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
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
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
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
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
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
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
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
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
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
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
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
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
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
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
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
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
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
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
食極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
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
志也志危卽五欲肆其恣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
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旣理約諸欲
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實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
 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
 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
 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
 乎外又時簡畧躰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
 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
 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
 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
 娛于身益逖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
 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
 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
 殺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
 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
 之斯嫵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已曰彼
 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
 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
 勉乎哉世人之灾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
 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

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圍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躡禽跡疾趨獲禽無筭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恠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膳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徧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殮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殮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殮耳此謂殮齋或殮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

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已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穉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遏不可不敦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施其玉無知也士曰善哉法語真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貧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瞞上帝乎幸領高諭尚願盡其問西士曰道邃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卽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

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趨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况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君子之末語然後君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

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僉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旣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旣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叅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况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後無德無慝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無善惡爲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盡力脩德於己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

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
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
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慝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
順理者即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稱之
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
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
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
無意故鑿錮傷人後讐者不折鑿錮飄瓦損人首枝
心者不怨飄瓦然鑿錮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
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
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
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
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
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
無有刑禽獸之慝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
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
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
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滿意獸心

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已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奚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干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旣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決爲無用碎瓦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已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旣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

以抹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
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
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
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
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
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
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臯陶謨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
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疲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譴斥毀污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已勿加諸人旣不宜望利以爲已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之微况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

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豈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陋哉使犬彘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猪窰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人愈愚其思愈適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江湖與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畧卅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

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管今日眼前事者乎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慮爲已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旣老之事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卽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冀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葬墳墓祭祀之事也西士曰然亦死後之事矣吾旣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遠腐者髑髏我以不能朽者爲切子尚以速腐者爲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真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

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
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脚色雖丐子亦真切爲
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
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
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真
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
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
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
之真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實也若以今
世利害爲真何異乎蠢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真貴
人以粧奴隸者爲真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
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麓而後不闡其精必旣切琢
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教者
惟小人耳已君子固自知之故教宜曲就小人之意
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
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
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答
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

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
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
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
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
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
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
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
以天堂之樂將心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
戒者惡者至則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故出
出一名聖神今人稱爲拂即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
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
初有親炙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
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
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
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
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即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
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

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某也日孜孜守戒奉敬
天主幸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
涕淚于弟子拂卽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
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
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
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
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
之恐在地獄時卽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卽祭斯穀
觀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誤哉前者所聞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
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
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
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
罪惡之人所流穢汚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
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
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求
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
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

與浮屠勸世輪迴變禽獸之說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偽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迴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辯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己况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酬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平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酬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

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
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
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
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
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
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
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以見無天堂地獄而
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習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
事苟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願聞此理西士
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
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
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
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
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
有異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
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
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之至

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
乃知無窮之真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真有窮好
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
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
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
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
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滿其咎
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
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
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
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
其人之旣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
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中
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
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
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彛者時遇饑荒之
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酬
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

盡罰之惡故終身為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
福樂而賞之終身為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
禍災而罰之其有為善而貧賤者或因為善之中有
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歿後既無所欠
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為惡而富貴者乃
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
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
外災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
士曰儒者以聖人為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
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
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
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冊者或已錄而後
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况事物之文時有
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
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
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

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
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
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
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于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
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
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畧無駭色
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
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真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
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照
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厄襪是爲世
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
時果有亞黨厄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
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
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厄襪二祖也不然禹蹟
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
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
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
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

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于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末之殃其前善惟末減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寘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躡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

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
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孰謂君子而弗信上帝者西士曰不信上帝至仁
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
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
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
堂何足云能愛人不途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
乎夫世之賞罰大畧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
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
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伊老二
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
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拘逆者必非
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西
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
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
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
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
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

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瞻天神福樂愧
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
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
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
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
此非改過之時天主教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
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
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
弱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
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
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
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克之所遠焉夫欲
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
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
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
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
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
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

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
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
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溶泉聖神所常嗜所常
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
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
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
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
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
暗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頌訓于世而吾輩拘於
日月恒耀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
其子之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
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
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
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
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
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
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
或疑或謂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

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群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回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反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真似僞也僞近真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臯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帝與神人爲侶况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柰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茲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

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
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
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
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
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
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
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
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
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